

基于迁移理论的英日汉三语时态的比较研究

张梦洋

宁夏大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 750021

摘要: 在双外语学习中,学习者可以通过对比分析不同语言间的异同,尽量减少负迁移,并通过多种方式促进正迁移的发生。本研究通过对比分析,系统地得出英日汉三语时态用法的异同。由于语言表达习惯的差异导致英日汉三语在过去、现在、将来的时态上能达到一定程度的对应,但差异仍多。搞清异同关系,目的在于使英日汉三语的语言学习者对这三语的时态有一个准确地把握,从而提高学习效率。对此本文对开设外语专业的高校提出建议:第一,调整教学关系,使其更加适应学生的需求;第二,增加教科书中的英文注释,以便非母语学习者理解;第三,开设语用学类的通识课程,增强学生对不同语言使用环境的理解。在未来本课题仍具有继续研究的价值,以期完善对英日汉三语对比语言学的理论系统全貌的描述。

关键词: 三语习得; 迁移; 英日汉时态比较

1. 引言

迁移 (transfer) 这一概念最初源自行为主义心理学, Ellis 定义其为“任务 A 的学习会影响任务 B 的学习”^[1], 在二语习得中迁移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在语言学领域, Odlin 提出“迁移是指由于目标语和任何已经习得或未完全习得的其他语言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所引起的影响”^[2]。而后,语言迁移 (language transfer) 由 Jarvis 和 Pavlenko 定义为: 人们在学习和使用多种语言过程中, 不同语言之间相互影响的现象, 又称跨语言影响 (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3]。

在多外语学习中, 除母语迁移作用外, 先前学习的外语 (二语) 也会对后续的新学习 (三语) 产生一定的影响。以我国外语学习者为例, 大部分学习者在中学阶段都经过系统的英语学习训练, 而后在进入大学学习专业日语或是日语二外。在多语言学习者的目标语言中, 第二语言可能会受到第一语言和第三语言的共同影响, 而第三语言也可能同时受到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的作用^[4]。

2. 既往研究

陈百海在研究中指出, 《基础日语》(商务印书馆出版) 的第三、四册中存在超过四十个受英语影响的表达方式。这些现象中的一些难以通过传统日语语法进行明确解释, 从而揭示了英语语法对日语的影响^[5]。熊建国提出, 二语习得过程中, 学习者通常会先掌握语言现象的形态标记, 然后才理解其意义, 该现象被归结为“形式优先假说”^[6]。温穗君建议, 在教学实践中可以适当采用语言对比的方法,

通过比较汉日在汉字形式和句子结构上差异, 英日在时态、语态、助词等多方面的差异, 将语言对比研究与外语教学相结合, 以便学习者更高效地学习第二外语^[7]。桂宏军探讨了日语中动词连用形与「た」、「ている」、以及「ていた」连用时的不同含义, 并指出这些区别往往令学生困惑。通过将其分别与英语动词时态“一般过去时/现在完成时、现在进行时、过去进行时”类比, 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日语^[8]。

根据蔡金亭提出的多语习得中的语言迁移多维动态理论框架可知, 多语习得中的母语、二语和三语会在形式、语义、概念这三个层级相互迁移, 学习者对于语言距离的感知同样决定了迁移发生, 我们不仅要重视语言的客观相似性也要注意学习者的主观相似性, 同时还有学习者和语境因素的影响^[9]。

基于此, 时态学习作为基础语法知识往往开始在二语习得的最前端, 可以说是一门外语学习的基石。由于英语、日语和汉语是三种不同系统的语言, 对于时态的认知范畴和标记方式也有所不同, 进而搞清楚异同关系, 特别是英日汉三语时态的形态标记对比, 同时引导学习者发挥主观能动、调动学习者对语言距离的感知, 会更有利于其提高学习效率。

3. 英日汉三语时态的表现形式

在三语学习过程中, 学习者首先要了解英、日、汉三种语言的类型。英语是屈折语, 常通过动词词形变化来实

现表现时态，王东风提出除动词屈折变化外，助动词和词汇以及语序共同辅助英语语言形成高度形式化的时态链^[10]。以下是 Peter Master 对英语中 16 种时态的划分^[11]。

Time \ Aspect	Past	Present	Future	Past Future
Simple	Simple Past	Simple Present	Simple Future	Simple Past Future
Continuous	Past Continuous	Present Continuous	Future Continuous	Past Future Continuous
Perfect	Past Perfect	Present Perfect	Future Perfect	Past Future Perfect
Continuous Perfect	Past Perfect Continuous	Present Perfect Continuous	Future Perfect Continuous	Past Future Perfect Continuous

图 1 英语时态图

日语是黏着语，依靠紧密结合在词根上的附加成分构成的新词形来表达语法关系，工藤真由美将日语时间系统划分为「テンスとアスペクト」(时制和体)^[13]，如下图所示。

アスペクト \ テンス	非過去形	過去形
完成相	する	した
持續相	している	していた

图 2 日语时制图

其中テンス(时制)关注「過去時」(过去时)和「非過去時」(非过去时)，用于区分事件发生的时间点，例如过去、现在和未来。而アスペクト(体)通过「完成相」(已经完成)和「繼續相」(正在进行)的对立，帮助描述和理解事件发生过程中的不同阶段^[12]。

汉语是孤立语，曾一度被认为是无时态语言，主要通过语序手段、词汇手段例如副词、体助词、动词的情状类型等来表示动作发生的时间和持续状态^[10]。随着现代汉语的发展，朴珉娥等学者通过语料库调查和实证分析发现汉语中的动态动词“了”已经逐步向时态标记转变，进而得出现代汉语是一种“半时态语言”^[14]。

从英日汉三种语言的时态研究入手，分析和比较各自的特点，更有助于学习者理解三种语言的语法现象和范畴。

4. 英日汉三语时态的异同比较

英日汉三语在过去、现在、将来的基本时态上能达到一定程度的对应。但是由于英语的“时”有“过去、现在、将来、过去将来”四种，日语“时”的表现方式只有“过去”和“非过去”，而汉语的时态变化除动词词尾的“着”、“了”、“过”等词外，还主要体现在时间名词上，如“昨日”、“今日”、“明日”等，语言表达习惯的差异导致英日汉三语的时态无法达到完全对应。搞清异同关系，目的在于使英日汉三语的语言学习者对这三语的时态有一个准确地把握，从而提高学习效率。

4.1 对应关系

根据《牛津英语词典》(OED)中对时态(tense)的定义：时态是动词形式的变化，用来表示动作或状态发生的时间(A set of forms taken by a verb to indicate the time of the action in relation to the time of utterance.)。结合上文分析，毫无疑问英语中时态变化体现在动词上。在现代日语中，完整的时态表达需要将“时”和“体”相结合。和英语不同的是，日语的时不仅属于动词语法范畴，还包括了名词谓语句、イ或ナ形容词，如下图所示。

	过去		现在/未来	
动词	食べた	食べました	食べる	食べます
イ形容词	寒かった	寒かったです	寒い	寒いです
ナ形容词	静かだった	静かでした	静かだ	静かです
名词	学生だった	学生でした	学生だ	学生です

图 3 日语“时”表现图

王忻将其进一步划分为状态性和动作性谓语，其中状态性谓语包含表示存在与状态的动词、形容词和名词；动作性谓语包含表示变化和动作的动词^[12]。基于此，本小节仅选取动作性谓语结合“体”为例进行比较。汉语由于语言本身表达时态的特性，除“着、了、过”等动词接尾词外多为时间名词，故而无需进行额外的选择划分。

在时态方面，英日汉三语的动词句根据动作发生的时间可分为现在、将来、过去和现在进行这四种，在三语间存在着相互对应的关系。英、日动词在构成语法功能上具有相似点，时态除了体现在时间上，同时还都体现在动词自身的变化上。因此英语动词对日语动词的学习具有较大的正迁移作用，而汉语中也大量地使用时间词来体现时态。下面是对这四种对应关系的举例。

1. 一般现在时：英语和日语的现在时态在某种程度上有相似之处。英语中的一般现在时由原形动词构成(第三人称单数加 -s 或 -es)；日语中的现在时则通过使用动词“终止形”或“连用形 + ます(敬体)”来实现；汉语的现在时常常通过使用时间词来表明，如“每天、正在”等等。例如：

- a. I go to school everyday.
- b. 私は毎日学校に行く。
- c. 我每天都去学校。

2. 一般过去时：英语和日语的过去时都是通过动词

词进行相应变化来实现的。英语的过去式一般是由动词原形后加 -ed 或 -d(不规则动词除外); 日语动词的过去时可用动词连用形 + 「た」。而汉语在时态表达上不会出现词语词形的变化, 在表达过去时往往会添加时间状语“十年前、在过去”或者是助词“着、了、过”等。例如:

- a. He moved to Tokyo last year.
- b. 彼は去年東京に引っ越した。
- c. 他去年搬到了东京。

3. 一般将来时: 英语中的一般将来时表达多样, 常见为“will/shall+ 动词原形”, 此外“be going to + 动词原形”或是特殊语境下的现在进行时/一般现在时也可用来表示将来的动作; 而日语则主要依靠动词的基本形, 若加上时间状语, 则更能突出将来时态的特点。汉语通过添加时间状语或在上下文中暗示未来, 与日语的表达方式相近。例如:

- a. I will start my new job next week.
- b. 来週、私は新しい仕事を始める。
- c. 我下周开始新工作。

4. 现在进行时: 英语的现在进行时是由“be(am, is, are)+ 现在分词”构成; 日语中动词的现在进行时形式是“动词的连用形 + ている(常体)或动词连用形 + ています(敬体)”的形式构成; 汉语则添加副词如“正在”等。例如:

- a. Professor Wang is currently attending a seminar in Kyoto
- b. 王教授は今京都でセミナーに参加している。
- c. 王教授现在正在京都参加研讨会。

综合上述比较, 可得出英日汉三语时态对照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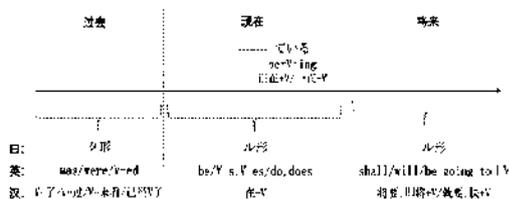


图 4 英日汉三语时态对照图

4.2 差异关系

英、日、汉语动词并非在分类上和语法功能上完全相似, 更多的是在庞大的动词用法功能上的不同与差异。在英汉对比中, 根据赵朝永等学者对汉英时体习得的偏误研究发现, 在中国英语学习中, 以对现在完成时的误用为典型特征之一, 常见偏误类型为与一般过去时和与过去完成时的

混淆^[15]。在英日对比中也是如此, 王洋曾以英语中的现在完成时为典型, 投射到日语的「ている」和「てある」中去, 从时态的角度比较英日语的异同关系, 并提出了参照更为规则系统的英语时态语法来实施日语教学的相关建议^[16]。以下为详细论述。

4.2.1 英日汉三语的现在完成时差异

以下部分将以英语中的“现在完成时”在日语和汉语中的不完全对应投射为例, 从误用的角度来探讨差异关系。

现在完成时 (Present Perfect Tense) 是英语中的一种基本动词时态, 通常由助动词“have/has”加上动词的过去分词构成, 用于表示从过去某个时间点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的动作或状态, 或者刚刚完成的动作。基于 Reichenbach 的 13 种 ERS 时模型^[17], 胡江对其中的现在完成时进行了图 5 的语境意义图示说明^[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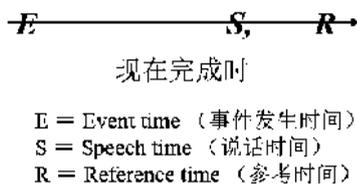


图 5 现在完成时语境示意图

当英语中的现在完成时投射到日语中时, 由于日语中没有直接对应于英语现在完成时的单一时态形式, 因而可以使用其他时态和惯用形等表达方式来表达类似的含义。例如「~ている」形作为“存续态”, 可以表示持续的状态或结果, 除了表示现在进行外, 还可用来表示现在完成时的含义^[16]。例如: 彼女は五年間東京に住んでいます (She has lived in Tokyo for five years. / 她已经在东京住了五年)。同样的, 「てある」也可用于描述某个动作已经完成, 与现在完成时类似, 侧重于强调动作带来的结果, 例如: ドアが開けてある (The door has been opened. / 门是开着的)。这里强调有人打开了门, 现在门是开的。此外, 由于在日语中过去和完成都可以用动词「た」形来表达, 结合词汇「もう」在此处可表达现在完成时的含义, 例如: もう登録しました (I've already registered. / 我已经登陆); 而结合词汇「昨日」则仅表达过去含义, 例如: 昨日登録しました (I registered yesterday. / 我昨天登陆了)。这样的表达很可能使学习者产生语言学习负迁移影响。

当英语中的现在完成时投射到汉语中时, 常见的现象是使用“已经+动词(了)”或添加时间状语来表示完成态, 这种表达方式容易导致误用。胡江基于语料库数据分析了中国大学生对英语现在完成时的习得情况, 发现了学习者的常见误用情况, 即常常混淆为带有具体过去时间副词的一般现在时。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二: 一是在中国课堂和课本上, 往往反复强调其与一般过去时的关联性; 二是受母语负迁移的影响, 汉语中完成时如“已经……了”通常与过去时间副词连用, 使得学生在英语中也类似使用^[18]。而这种由母语迁移引发的问题, 正是由于学习者缺乏目的语语境知识所致^[19]。

4.2.2 英日汉三语时态比较对照表

在时态上, 英语中的时态要远比日语、汉语复杂。在现代英语时态表达中, 基于“现在、过去、将来、过去将来”四种不同时间(tense), 再结合“一般、进行、完成、完成进行”四种体态(aspect)组合而成的共16种时态。而日语除了基本的“非过去”和“过去”时态以外, 只能通过一些辅助性的词, 例如补助动词、惯用形句式等等来帮助完成这一任务, 因此日语的补助动词、惯用形是非常重要的语法知识点。汉语则是依靠上下文和时间副词来表达时间关系。以下以“花子看书”为例, 依照英文中四种“时间”的划分方式(现在、将来、过去、过去将来)绘制如下表格。

表 1 英日汉时态表现对照表

时间	时态名称	英语	日语	汉语
现在	一般现在时	Hanako reads a book.	花子は本を読む。	花子读书。
	现在进行时	Hanako is reading a book.	花子は本を読んでいる。 花子は本を読んでいるところだ。	花子正在读书。
	现在完成时	Hanako has read a book.	花子は本を読んだ。 花子は本を読み終わった。/ 花子は本を読んだばかりだ。 花子は本を読んだところだ。	花子读过一本书。 / 花子刚刚读过一本书。
	现在完成进行时	Hanako has been reading a book.	花子はずっと本を読んでいる。	花子一直在读书。
将来	一般将来时	Hanako is going to read a book.	花子は本を読むとすする。 花子は本を読むところだ。	花子要读一本书。
	将来进行时	Hanako will be reading a book this evening.	花子は今晚本を読んでいるでしょう。	花子今晚要读一本书。
	将来完成时	Hanako will have read a book by then.	その時までに花子は本を読み終わっているだろう。	到那时花子已经读过一本书了。
	将来完成进行时	Hanako will have been reading a book.	花子は本を読み続けているでしょう。	花子将一直在读一本书。
过去	一般过去时	Hanako read a book.	花子は本を読んだ。	花子读了一本书。
	过去进行时	Hanako was reading a book.	花子は本を読んでいた。 花子は本を読んでいるところだった。	花子当时正在读书。
	过去完成时	Hanako had read a book.	花子は本を読んでいた。 花子は本を読んだばかりだった。 花子は本を読んだところだった。	花子读过一本书。
	过去完成进行时	Hanako had been reading a book.	花子はずっと本を読んでいた。	花子一直在读书。
过去将来	过去将来时	Hanako would read a book.	花子は本を読むつもりだった。	花子会读一本书。
	过去将来进行时	Hanako would be reading a book.	花子は本を読んでいるだろう。	花子会在读书。
	过去将来完成时	Hanako would have read a book.	花子は本を読み終わっていただろう。	花子会已经读完一本书。
	过去将来完成进行时	Hanako would have been reading a book.	花子は本を読み続けていただろう。	花子会一直在读一本书。

综合上述对英、日、汉三种语言在时态比较中的比较可得, 在对现在和过去的时态表达上, 英语作为屈折语, 通过不同的动词形式变化直接反映动作发生的时间和状态, 如 reads, read (一般过去式) 等, 此外还可利用助动词和分词构成各种时态, 如 has read, have been reading, is reading, 等。而日语虽然没有像英语那样丰富的时态变化, 它作为黏着

语通过不同的后缀、助词和特定表达方式也可来表示动作的状态和持续性从而区别时态, 「ている」表示正在进行的动作, 「た」表示完成的动作, 例如「読んでいる」(正在读)、「読み終わった」(已经读完)、「ところだ」(刚刚)等。汉语作为孤立语则依赖上下文和时间词和短语来表达时间概念, 如“读”、“正在读”、“读过”、“一直”、

“已经”等。

在对将来时态的表达方面,英语通常通过 will、shall 或者 be going to 来表示,并且有将来进行时和将来完成时的细分;日语较少使用专门的将来时,通过意图表达(如「つもりだ」)和时间副词来表示将来;汉语类似于日语,通过上下文和时间副词来表示将来事件,没有专门的将来时态。同样,对于过去将来时的表达,英语使用 would 加动词原形,有多种变体如过去将来进行时、过去将来完成时等;日语通过「つもりだった」、「だろう」等表达过去对未来的预测和计划;汉语则使用“会”结合过去时间词来表示过去将来事件。

综上所述,英、日、汉三种语言在表示时间方面各有其独特的机制。英语依靠丰富的时态变化和助动词系统,日语通过助词和特殊表达方式传达时间信息,而汉语更倾向于依赖上下文和时间副词。这些差异不仅体现了各自语言的逻辑和表达偏好,也为学习者提供了理解和掌握这些语言的重要线索。

5. 对于教与学的建议

针对以上提出的问题,笔者对多外语学习者以及开设外语专业的高校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调整教学关系。笔者提议学生在学习时,首先应当对自身的知识结构进行主观判断,其次在充分了解自己的不足与兴趣后,最好能够主动地进行学习。由于英、日、汉语属于不同的语言体系,加上各自国家的社会文化和民族思维的不同,自然会导致语言的表达形式和语言载体的差异。只有通过对比才能更加明晰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和相同之处。学生主动地探索日语和英语之间的对比研究,教师为学生提供语法配套的语境练习机会,有目的、有针对性地学习知识,这会极大地增强学习的效率。

第二、增加日语教科书中的英文注释。例如目前在我国在大学中普遍使用的日语教材《标准日本语》或《基础日语》等,这类书中出现的例句都只有汉日文对照。笔者建议在编写教科书时,编者应当有意识的从促进三语习得的正迁移、控制负迁移这两方面入手。编者可以在日语例句后加入相对应的英语例句并加上释义,引导并告诫学生直面异同。如果发生了正迁移,就可以利用英语句子帮助学生理解日语语法,如果发生了负迁移,就应及时进行比较,把负迁移作用及时抑制住。这样双向的学习与教学方法,

不仅能够使日语和英语产生互动联系形成类比,还能够使学生有预见性地警觉英语语法对日语语法学习的负迁移作用,进而更好地提高学生的兴趣与学习成绩。

第三、开设语用学类的通识课程。目前许多大学都开设有语言学的通识课程,如:语言学,语言学理论,普通语言学等。笔者建议在此基础上,从类型学案例分析的角度,以及英日汉三语中时态和语态的角度进行比较。在大学本科阶段对学生在类型学角度进行有意识地引导。这种粗线条式的勾勒教学是打好语言基础的关键,十分有利于学生的后续深入学习和研究。

6.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对比分析,系统地推导出英日汉三语的时态用法异同,目的在于使英日汉三语的语言学习者更准确把握这三语的时态,提高学习效率。本文还对开设英语、日语专业的高校及学习者提出建议,即学习者应自行发现问题,教师应起到预见和警示学生,使语言学习双向进行。同时适当的给教科书添加多语注释。一方面,当英日汉三语时态语法有相似之处时时,可以通过类比的方法进行学习,减轻记忆负担,使学习更加顺畅。另一方面,当会产生误用等负迁移作用时,教师和教材可以起到主导作用,有预见性地指导学生,警惕此类负迁移作用。

本研究主要是就英日汉三语时态对应关系和差异的表层现象进行对照研究,下一阶段的研究将以此为基,对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进行更深入一步的探讨。第一,从语言形态学的角度观察问题,并以此作为理论支撑继续说明差异产生的原因。差异更让我们看清一个事物,解释和分析不同的现象,从而更深入地追究话语本质的问题。第二,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观察英日汉三语时态的差异。虽然每个语言对于时态现象的表现方式不同,但是各语言的内部系统又是平衡且自足的,通过对比可以看出各系统的特点和个性。第三、从心理语言学和历时语言比较的视角来观察,各民族都有自己的认知倾向、民族习惯、文化背景或民族心理规则这也是引起的差异认识的原因之一。第四、在研究时态后,进行体态、情态等的平行研究是今后研究的课题。在未来本课题仍具有继续研究的价值,以期完善对英日汉三语对比语言学的理论系统全貌的描述。

参考文献:

- [1] Ellis, H. The transfer of learning [M]. New York:

- Macmillan, 1965.
- [2] Odlin, T. *Language Transfer: 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Language Learning* [M]. Cambridge: CUP, 1989.
- [3] Jarvis S, Pavlenko A. *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language and cognition* [M].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 [4] 蔡金亭. 多语产出中迁移研究的比较——归纳方法框架 [J]. *外语学刊*, 2022,(01):73-83. DOI:10.16263/j.cnki.23-1071/h.2022.01.012.
- [5] 陈百海. 英语语法对日语的影响 [J]. *外语学刊* (黑龙江大学学报), 1992,(05):33-37. DOI:10.16263/j.cnki.23-1071/h.1992.05.007.
- [6] 熊建国. 英语专业学生英语时体的形式和意义习得研究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3(01):68-72.
- [7] 温穗君. 中英日语言对比下的日语教学 [J]. *南昌高专学报*, 2008(02):137-139.
- [8] 桂宏军. 英日语法对比和比较在二外日语语法教学中的应用 [J].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2019, 36(11):67-69.
- [9] 蔡金亭. 多语习得中语言迁移的多维动态理论框架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24,56(02):226-238+319-320. DOI:10.19923/j.cnki.fltr.2024.02.014.
- [10] 王东风. 时态推进的连贯功能与英汉翻译 [J]. *外语研究*, 2007(06):68-74+110.
- [11] Peter Master. *Systems In English Grammar: An Introduction For Language Teachers* [M]. Pearson Education, 1996: 48.
- [12] 王忻. 日语时态再考 [J]. *日语学习与研究*, 2001,(03):20-26.
- [13] 工藤真由美. 『アスペクト・テンス体系とテキスト』ひつじ書房, 1995.
- [14] 朴珉娥, 袁毓林. 汉语是一种“无时态语言”吗? [J]. *当代语言学*, 2019, 21(03):438-450.
- [15] 赵朝永, 王文斌. 中国学习者英语时体习得偏误分析: 英汉时空差异视角 [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17,(04):13-21.
- [16] 王洋. 日语教育与日、英语比较研究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3(04):49-53.
- [17] Reichenbach H. *Elements of Symbolic Logic*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47.
- [18] 胡江. 对大学生习得英语现在完成时的语料库研究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0,33(06):55-60.
- [19] 王初明. 补缺假设与外语学习 [J]. *外语学刊*, 2003,(1):1-5.
- 作者简介:**
张梦洋 (1999-), 女, 陕西西安人, 宁夏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应用语言学研究